

黃氏補千家註紀年杜工部詩史

八

黃氏補千家註杜工部詩史卷之十

別唐十五誠因寄禮部侍郎賈

廣德

鶴曰賈至本傳寶應初轉禮部侍郎侍郎永泰元年加集賢院待制當是廣德一年作

九載一相逢百年能幾何

朱曰古詩百年能幾何會少別月夕高歌酣飲流官南北能得幾何

鶴曰補注

鶴曰公以天寶十五載丙申避亂與唐相別至廣德二年乙未雖閑十甲子而實九年故

復爲萬里別送子山之阿白鶴父同林潛魚本

同河未知棲集期

蒼舒曰右按文選謝靈運擬鄴中詩末塗知後會棲集何也

衰老強高歌歌罷兩悽惻

朱曰送荆軻入秦別於易水之上高歌離擊

朱曰義和以六龍

朱曰御日辟蛇言遲暮

六龍忽蹉跎

朱曰羲和以六龍

朱曰御日辟蛇言遲暮

也師曰謂衰老也

相視髮皓白况難駐羲和

朱曰謂日月逝矣歲不我与

胡

星墜燕地

燕胡前切師曰旄頭星主胡云謂祿山亂

漢將仍橫戈

師曰漢將即唐將唐

永漢因謂之漢猶今永唐亦謂之唐朝

鶴曰補注

李攘仙取其首全京師非爲祿山也

明之死漢者謂中國如前詩云漢虜是也仍橫戈者以吐蕃未息

言史朝義襲爲伍復爲亂戰國策衛行人獨過免胄橫戈而進

多

趙曰胡星墜言今歲上元元年史朝義殺其父思明也仍橫戈

則可謂之至死也

蘇曰戴逵送王卞曰子負經濟之才

幸遇明時胡爲把犁鉏老於嵒谷乎

則可謂之至死也

少人慎莫投多虎信所過饑有易子食

朱曰宋子罕夜登子友床

而告房曰易子而食折骸而爨則可謂之至死也

蘇曰戴逵送王卞曰子負經濟之才

幸遇明時胡爲把犁鉏老於嵒谷乎

則可謂之至死也

門鬱嵯峨

趙曰晉石包傳天門泰山之稱記云太山盤道屈曲而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門又漢官儀

日太山東止七十里至天門所以稱嵯峨也

蘇曰戴逵送王東任往若崩波南宮吾故人

書南宮某不鳥權衡太微三光之庭象也蓋南宮由南省非止稱禮部而已

趙曰南宮某指言賈侍郎

飄颻適東周

朱曰周平王東任于洛故謂之東周

來

蕭臣將相執法郎位衆星咸在漢建尚書百官府名曰南宮蓋取象也蓋南宮由南省非止稱禮部而已

趙曰南宮某指言賈侍郎

也故此篇末云「不舊庄」以南宮爲禮部非也

補注

鶴曰唐耽林云舊說禮部郎中掌省中文翰謂之南宮舍人然則定功謂

南宮猶南省爲是

白馬金盤陀雄筆映千古

蘇曰羲獻筆畫雄勁映絕千古非手欣董

比也見賢心靡他

朱曰詩之子矢靡他言見賢之心出於誠一也

念予善師事歲

寒守舊柯

朱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以其不易柯葉也蘇曰班及歲寒雪苦松柏不易舊柯雖艱險万端君子

不易節行矣

師曰欲唐公死更節於賈公與賈公會集徒翁想而已託唐生以謝罪

爲吾謝賈公病肺卧江沱

師曰甫有肺疾不及

柟木爲風雨所拔歎

永泰元年五月作

補注

鶴曰柟木在成都草堂之前而師以虎倒龍顛

吟嚴武之死則是詩作於永泰元年五月蓋武以其年四月死據史永泰元年三月大風拔木而此

詩云五月髡鬢聞寒蟬東南飄風動地至又非二月爲風所拔師古之說或是張權道編在廣德二年若在其年則公方自閬州回成都再佐嚴武不應詩語乃云爾

乃云爾

倚江柟樹草堂前故老

古老相傳一二百年詩茅小

居撫爲此

詠柟草茅以力耕乎朱曰老子曰

五月髡鬢聞寒蟬東南

朱曰莊子

飄風動地至

朱曰大風起東南

江翻石走流雲氣

朱曰莊子雲氣不等

族而西蘇曰漢四年大風江浪翻吼沙鳴馬石走林木多折

幹排雷雨猶力爭根斷

朱曰莊子

泉源起天意滄波老樹性所愛浦上童童一青蓋

朱曰蜀先主舍東南有一木望之童子若車蓋

聽竽籟

朱曰

莊子言地籟風作則万壑怒號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則大和趙曰言其聲之鼓動如之

宋玉高唐賦云纖條悲鳴声似竽籟

舊注上引莊子地籟似之而非矣

虎倒龍顛委榛棘淚

痕血點垂脣臆

趙曰乃下和淚

我有新詩何處吟草堂自此無顏色

師曰梗柟杞梓天下之良材柟樹爲風雨所拔喻嚴武死於蜀甫无所依故歎惜之上元

二年嚴武鎮成都甫自閬州挈家往依之武歸朝廷甫浮游左翼諸郡往来非一武再鎮兩川奏爲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永

泰元年夏武卒郭英乂代之甫失所依乃後丁亥夔州大曆三年春下峽至荆南詳味此詩殆爲嚴武而發數焉甫築草堂於成都浣花里甫爲得此樹以爲遊息覆庇其下猶賴武以庇焉今也如虎倒龍顛是使草堂之人而无所棲託故云草堂自此无顏色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永泰元年作

蘇曰

古之封諸侯分之以茅士所謂茅屋者制節之

方州也風號令也所以散舜万民和四方之義也天

寶十四載綠山起漁陽之師詔言奉詔誅楊國忠是

謂義兵號今天下陷河北郡縣是謂茅屋破也謂

十二詩皆上元二年之作

同

甫以嚴武鎮成都遂

住依之不幸武死郭英乂代武爲節度甫由是見知

英乂託以爲託與楊子琳柏正節二約史崔旰殺英乂并攻楊子琳柏正節是卷三重茅之義也

白

唐白天宝之亂民不得其居处者甚多公

因茅屋爲秋風所破遂思廣厦千方間之庇其

爲憂國憂民之念至矣師古謂此詩託以諭崔旰之

亂要之自不必專指旰而作蓋安史爲禍於閬內山

東何比者已爲極盛吐蕃又復入寇於是隴蜀多爲

賊擾廣內且有大一之變江浙且有袁鼎之禍二川

復有段子璋徐知道崔旰相繼而反詩所謂床事至

漏无乾處是也永泰元年夏公去成都下忠偷吉堂

已不得而居秋晚在雲安縣有雲安九日詩則是年

秋公已不在成都豈見茅屋爲秋風所破其作此詩

者以郭英乂好殺如秋風公在成都值嚴武之死欲

再依英乂而英乂驕縱不可托故舍之而去所以託

言茅屋爲秋風所破蓋深有所感傷也

白

八月陰中也陰以肅殺爲事秋高風怒號者秋

安祿山率肅漢兵十餘万自幽州南向指闕詭言起義以誅楊國忠爲名其怒號之甚也卷我屋上三重茅者是時方陷二郡謂先

殺太原尹楊光翹於博陵郡十二月六日陷陳留郡殺張介然九日陷蔡陽郡殺太守崔元謨故云卷三重茅也

卷我屋

蘇曰

莊子大塊噫氣其名爲風唯是无作作則万竅怒號也

於五性爲義天宝十四載十一月九日危陽節度使

安祿山率肅漢兵十餘万自幽州南向指闕詭言起義以誅楊國忠爲名其怒號之甚也卷我屋上三重茅者是時方陷二郡謂先

殺太原尹楊光翹於博陵郡十二月六日陷陳留郡殺張介然九日陷蔡陽郡殺太守崔元謨故云卷三重茅也

卷我屋

蘇曰

分契之臣悉皆奔逃瀕於患難之側而不顧者

若巴陽副使封常清二月戰皆不勝西奔陝高仙芝

鎮陝弃城西保渭關故曰洒江郊也高者以義爲高也林君也肅

宗即位靈武玄宗在蜀長林也高義之臣扈從左右如韋見素陳

文礼故曰桂胥長林稍也塘坳泥塗也下者卑汙卽處於泥塗

是時河西二十四郡俱爲所管如誰守陽萬石令孤朝湯希文劉

轉沉塘坳

蘇曰

分契之臣悉皆奔逃瀕於患難之側而不顧者

若巴陽副使封常清二月戰皆不勝西奔陝高仙芝

鎮陝弃城西保渭關故曰洒江郊也高者以義爲高也林君也肅

宗即位靈武玄宗在蜀長林也高義之臣扈從左右如韋見素陳

文礼故曰桂胥長林稍也塘坳泥塗也下者卑汙卽處於泥塗

是時河西二十四郡俱爲所管如誰守陽萬石令孤朝湯希文劉

度江酒

蘇曰

分契之臣悉皆奔逃瀕於患難之側而不顧者

若巴陽副使封常清二月戰皆不勝西奔陝高仙芝

鎮陝弃城西保渭關故曰洒江郊也高者以義爲高也林君也肅

宗即位靈武玄宗在蜀長林也高義之臣扈從左右如韋見素陳

文礼故曰桂胥長林稍也塘坳泥塗也下者卑汙卽處於泥塗

是時河西二十四郡俱爲所管如誰守陽萬石令孤朝湯希文劉

貴哲皆附賊其後廟亦說張巡曰盍相從以苟富貴可謂飄轉而不能自守也

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爲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胥燒口燥

呼不得

蘇曰

南明也村鄙也童无知也明明鄙野无知之輩以

故令孤廟說張巡曰本朝危蹙兵不能出關天下事去矣豈非欺我老无力也平原太守顏真卿以食盡援絕棄郡渡河於是向北郡縣尺陷賊肯非對面爲盜賊也竹制節也公然抱茅入竹者碌山反顏真卿袁履謙紹令上假子守土門所謂抱茅制節者也

吳鄉謂祿山曰汝營州牧羊羯奴羈荷因寵天子負仗何事而乃

反乎祿山怒縛之節解而罵不絕賊鈎斷其舌吳鄉含胡而絕不獨夫是張巡保睢陽使南歸至賀蘭進明告急賀蘭無意出援兵且張樂以大享饗雲臺城中食不足力屈賀蘭不聽遂截指不信竟不食而去豈非呼不得也

韓曰

據詩外傳曰乾喉焦唇仰天而嘆曹子建善哉行曰日來文難口燥唇乾蓋公參用之也

歸

來倚杖自歎息俄頃風定雲墨色

蘇曰

甫嘗与韋宙同陷賊遁歸行在此

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卧踏裏裂

蘇曰

秋義也望天子以義理天下今也宦

豎蔽其明女謁侈其心溟々而无所察治向昏者垂老之晚年也黑不明也明皇晚高力士尊其欲太真妃迷其情豈非向昏而黑也布者女工之本儉之所尚也衾者所以衣被也以布爲衾蓋以恭儉而衣被天下且置之而不用所以冷而似鐵々黑金也而以斬殺爲事斬殺則少恩明皇末年非惟不知崇儉以衣被天下又且少恩以徇太真妃之欲也嬌兒太真妃也卧安寢也太真妃搖其安謂嘗以祿山爲養子出入宮掖不禁懶懈怠慢而明皇不梧祿山出范陽與真妃爲內外接且令進奇禽異物以盡帝之宰相太子多言其反太真妃力保之故帝不信及魚陽難作且約太真妃爲之內應朝廷機謀祿山靡所不知豈非路裏裂也

床屋漏無乾處雨脚如麻未斷絕

蘇曰

床人所即以爲安也床床四方之所

安居者屋漏无乾处者謂今皆陷於侂胄是時倉廩見拔博平陷虜僅失守南破死洛張介然崔无諱死其城郭李岱盧弼蔣青死其官所謂如麻未斷絕者蓋天下侵逼於侂胄未有已也揚雄當曰囊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爲帡幪故角以雨脚未斷言其固之滋也

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

蘇曰

緝山父子偕竊

於三年之間四方搔然不遑安枕豈非少睡眠也安得廣廈蜀道尚艱難蓋武未還內故謂之佔濕何由徹也

千萬間

趙曰

白樂天詩我願布裘千萬丈與君同蓋洛陽城然
近乎戲語豈有方丈之裘乎若公言千萬間之廣廈一

公之言自
有深旨

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

蘇曰亂而願治憂而思樂忠目義士之常心甫於是時官卑位下
身親擢之力無所施不免傷今思古而欲得庇覆天下之父君生謂
其截然懷歸尚未忍弃去高祖太宗之遺烈故欲
復安之使无震風凌雨之虞故曰不動安如山也

嗚呼何時

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歐陽

嗟歎

之不足故
永歌之甫遇亂而願治其所以嗟嘆求敵者蓋因其憂虞之心冀
欲有興衰撥亂之主而康濟王室以成魏一二突兀之功謂之同時
者所望之誠至也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者祿山之亂天子入蜀
甫走鳳翔謁肅宗授拾遺与房琯少爲布衣父至德元年七月二
上一日琯敗於陳陶斜罷相甫上疏言琯罪細不宜免肅宗怒詔
吏推問後意解出爲華州司功曹然不甚省錄時寇奪甫家鄜
年羸弱至餓死繼而弃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故其跋章
所以言死亦足也左傳楚申叔展問還无社曰有麥麴乎有山芋
窮乎注二物可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水中時子美方爲嚴武所
不容詩之作其近於此乎

趙曰按舊注引楚申叔展言明嚴武所
不容然所引事迹與意大不相同十二詩皆上元二年之作嚴武所
鎮蜀初則廣德元年公在梓州再則廣德二年公在幕中故定爲

上元元年之秋也假使舊注不引左氏又不
誤指嚴武直論詩意豈有府尹不相容畧乎

入奏行

寶應元年作

元祐曰

贈西山

歐陽

鶴曰考新舊史會要諸書无檢

檢察使竇侍御

歐陽

察使惟有巡察觀察按察

之名而已然歐陽嘗集乃有送韋檢察詩又似史失
書梁權道編在廣德二年成都詩內詩云綉衣春日
當霄漢若是二年春則在梓閨送其入奏却不在成
都詩又云天子亦念西南隅則是西山諸州未設吐
蕃前作故詩又云八州刺史思一戰三城守邊却可
圖此行入奏計未卜密奉聖旨因宜殊詳觀詩語乃
是寶應元年春在成都作蓋廣德元年二年春公俱
不在成都無客詩却云江花未落還成都肯訪浣花
老翁無以爲一年春在梓州閻州作是詩公和嚴武
再鎮成都期於必歸浣花故有此語然八州又已設
於叶蕃故定爲寶
應元年更俟博考

竇侍御驥之子鳳之離

修可曰

桓譚新論曰善相馬者曰

又易休曰

鳳生五雛

歐陽

梁元帝改云價足龍媒声有驥子又寵駒者

薛公得馬惡貌而正走其名驥子

吳尚書

閔鵠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比齊裴景
鴛景鵠河東聞喜人並有逸才河東人呼景鴛爲騁子

年未三

十忠義俱骨鯁絕代無

朱白

唐李吉甫傳君有骨鯁之忠

臣趙曰

骨鯁者剛正之謂蓋肉之

有骨而魚之有鯁

烟如一段清冰出萬壑

徐曰

漢有以風寒露之館古

前漢書礼樂志秦車枯粃

取甘柘汁以爲飲也

與同

前漢禮樂志景星歌

秦尊柘粃相朝醒注取甘柘汁以爲飲可解醒也

柘音庶舊住所

寒露之玉壺

徐曰

漢有以風寒露之館古

詩榮若玉壺冰言清澈也

前漢書礼樂志秦車枯

取甘柘汁以爲飲也

與同

前漢禮樂志景星歌

秦尊柘粃相朝醒注取甘柘汁以爲飲可解醒也

柘音庶舊住所

引似之

謂蓋肉之

盜凍

徐曰

晉張協燕賦曰挫斯蔗以療渴若漸釀而含蜜古按

前漢書礼樂志秦車枯

取甘柘汁以爲飲也

與同

前漢禮樂志景星歌

秦尊柘粃相朝醒注取甘柘汁以爲飲可解醒也

柘音庶舊住所

寒露之玉壺

徐曰

漢有以風寒露之館古

詩榮若玉壺冰言清澈也

前漢書礼樂志秦車枯

取甘柘汁以爲飲也

與同

前漢禮樂志景星歌

秦尊柘粃相朝醒注取甘柘汁以爲飲可解醒也

柘音庶舊住所

引似之

謂蓋肉之

洗滌煩熱足以寧君軀政

徐曰

火井地名鄭曰在蜀

徐曰

博物志曰臨邛有火井

得熟

徐曰

火井中即焰出移時方城今在蓬州公即指蓬州火井

竹繩爲橋也

與同

火井中即焰出移時方城今在蓬州公即指蓬州火井

應時須運糧繩橋壯士喜

徐曰

繩橋爲橋也

竹繩爲橋也

與同

竹繩爲橋也

與同

竹繩爲橋也

與同

竹繩爲橋也

與同

竹繩爲橋也

西南隅吐蕃憑陵氣頗麤

徐曰

時吐蕃欲取成都爲東府

賈氏檢察

取成都爲東府

與同

與同

與同

與同

與同

與同

與同

則戚聯豪貴耽文儒兵革未息人未蘇天子亦念

徐曰

火井地名鄭曰在蜀

徐曰

博物志曰臨邛有火井

得熟

徐曰

火井中即焰出移時方城今在蓬州公即指蓬州火井

竹繩爲橋也

與同

火井中即焰出移時方城今在蓬州公即指蓬州火井

猿呼

徐曰

火井地名鄭曰在蜀

徐曰

博物志曰臨邛有火井

得熟

徐曰

火井中即焰出移時方城今在蓬州公即指蓬州火井

竹繩爲橋也

與同

火井中即焰出移時方城今在蓬州公即指蓬州火井

而八州刺史思一戰三城守邊却可圖

徐曰

火井地名鄭曰在蜀

徐曰

博物志曰臨邛有火井

得熟

徐曰

火井中即焰出移時方城今在蓬州公即指蓬州火井

竹繩爲橋也

與同

火井中即焰出移時方城今在蓬州公即指蓬州火井

立

徐曰

火井地名鄭曰在蜀

徐曰

博物志曰臨邛有火井

得熟

徐曰

火井中即焰出移時方城今在蓬州公即指蓬州火井

竹繩爲橋也

與同

火井中即焰出移時方城今在蓬州公即指蓬州火井

行入奏計未小密奉聖旨宜殊繡衣春當霄漢

徐曰

火井地名鄭曰在蜀

徐曰

博物志曰臨邛有火井

得熟

徐曰

火井中即焰出移時方城今在蓬州公即指蓬州火井

竹繩爲橋也

與同

火井中即焰出移時方城今在蓬州公即指蓬州火井

未落還成都肯訪浣花老翁無

徐曰

火井地名鄭曰在蜀

徐曰

博物志曰臨邛有火井

得熟

徐曰

火井中即焰出移時方城今在蓬州公即指蓬州火井

竹繩爲橋也

與同

火井中即焰出移時方城今在蓬州公即指蓬州火井

酈酒滿眼酈與奴白飯馬青芻

徐曰

火井地名鄭曰在蜀

徐曰

博物志曰臨邛有火井

得熟

徐曰

火井中即焰出移時方城今在蓬州公即指蓬州火井

竹繩爲橋也

與同

火井中即焰出移時方城今在蓬州公即指蓬州火井

闡省郎京尹必俯拾

徐曰

火井地名鄭曰在蜀

徐曰

博物志曰臨邛有火井

得熟

徐曰

火井中即焰出移時方城今在蓬州公即指蓬州火井

竹繩爲橋也

與同

火井中即焰出移時方城今在蓬州公即指蓬州火井

未落還成都肯訪浣花老翁無

徐曰

火井地名

須乃軍與所須也蜀人以竹索爲橋謂之繩橋地理志巾州有火井縣在州西六十二里斬木將以爲柵依於木今既盡斬之則猿窮而失所是以號呼八州謂彭加黎簡嚴陵雅巾三城謂姚維松氏昌當吐蕃之衝兵有攻有守八州可攻三城可守奏其事於朝廷以取天子之命甫謂必蒙殊恩省郎京尹如俯拾地芥行色當春秋間可還成都故云江化未落也漢暴勝之衣綉衣持斧出使故云綉衣春當脣漢立謂立對于天陛用築草堂居成都浣花里自稱浣花翁滿眼酤謂蒲前士卒皆有勞也角約竇歸來不遺是賤儻賜光訪當酷酒復集下至車從僕隸皆待以殊禮蓋所以尊重於竇故也

大雨

寶應元年作

劉注

舊白

按公寶應元年建卯月成都春旱說云蜀

自十月不雨抵建卯非雩之時柰何意此

詩是寶應元年在浣花作故詩云西蜀冬不雪春農

尚嗷々上天回哀眷朱夏雲鬱陶乃夏方雨至而梁

權道編在廣德二年若在其年夏則公自

閬州歸在嚴谷幕中有敢筭茅葦漏等句

西蜀冬不雪春農尚嗷嗷

劉注

搜神記曰万物雄枯百姓

今亢陽百卉俱槁東作不入民嗷々

而怨

差望修仁德厭此武王從之

上天回哀眷

劉白

漢文帝上天昭

明曲回哀眷

朱清

夏雲鬱陶

劉注

謝靈運詩幽居猶鬱陶

舊白

孟子載象謂舜鬱陶思

君耳蓋鬱結於陶窑之義

故可使於朱夏之雲也

詩誰能執執劉陶養魚拂鼎秋

因賦釋纖絲語有衣敝緼袍

劉注

子孟子載象謂舜鬱陶思

劉注

云秦李冰穿

二江於成都城中皆可行舟今謂內江外江是也蜀都賦云帶二

江之双流故有双流縣又按風俗通云秦昭王遣李冰爲蜀太守

開成都兩江既田万頃又

唐志成都府有二江府

左傳有汾澮流其惡今言大禹所蕩亦流出獄惡也

劉注

言以沉疴之故

望波濤沉疴聚藥餌頓忘所進勞

劉注

蓋鶴鳴則雨應也

諸葛亮傳五月

言以沉疴之故

而聚藥餌今得大雨

進藥餌之勞也

則知潤物功可以貸不毛

朱注

諸葛亮傳五月

渡瀘深入不毛言不生物也

劉注

漢西南夷傳不毛言韋

雨之潤雖不毛之地亦假貞而生

木不生也。陰色靜壠畝，勸耕自官曹。四鄰出耒耜，何必

吾家操。

舊曰王褒喜見四鄰耒耜之具

揚旗。廣德二年作

（彥輔曰：二年夏六月成都尹鄭公置酒八金堂觀騎士試新旗。）舊曰代宗大曆二年甫离峽中之荆南夏六月鄭公置酒八金堂觀騎士旗。鶴曰詩云三州識將平吐蕃之難而作此詩。

德元年十一月吐蕃陷松維保三州則詩作於廣德二年詩又云江雨颯長夏府中有餘清蓋公是時有嚴武幕府故云。

江深曰雨颯長夏古曰夏曰長故云長夏風動也府中有餘清微新秋雨過民事簡府中景物餘清殊異聲。周易曰鄭公直入安西都護府。

蘇任安等六馬騎聲名。初筵閱軍裝羅列照廣庭。庭空六作四馬入。

丘陵之駁駁方駁勢回。舊曰河東賦掉奔星之流称迴。

鮑昭詩俯身散馬蹄妙取略地平虹蜺就掌握舒卷隨人輕。

高唐賦蜺爲旌王冗賦曳招搖之。舊曰其疾速若此。三州陷大戎趙曰言去吐蕃陷松維保三州但見丙嶺青。公來練猛士欲奪天邊城。

班超謂將佐曰：「馬君等伐天子之威靈。」舊氏羌奪天邊之城，敗其左臂，與月氏首亦不易也。按史廣月丙申吐蕃陷松維保三州唐志松維保三州皆云廣德元年沒吐蕃。通鑑云：「吐蕃陷松維保三州及垂山。」按史廣德元年十二月丙申吐蕃陷松維保三州唐志松維保三州皆云廣德元年沒吐蕃。通鑑云：「吐蕃陷松維保三州及垂山。」城築二城西川節度使高邁不能救於是効南山西諸州亦入於吐蕃。今詩云三州陷大戎但見西蜀青。正謂此如王彦輔徐府之說皆非。且嚴武以永泰元年四月卒安得更在大曆二年？若以為在永泰元年武未卒之前作此詩，則必言拔當狗城克鹽川城何爲却無一語及之。今詩又云：「公來練猛士欲奪天邊城。」謂欲攻吐蕃。是年九月果敗之。

此堂不易升。舊曰言食人之祿當壞人之憂也。

曰王戎見陸建議論父之退回視達居堂曰吾終日不易升此堂

庸蜀日已寧吾徒且加

餐休適蠻與荆

除曰

見近聞犬戎遠逃注書庸蜀微蠶古

倭身適荆亦蠻

趙曰

相勸加餐飯而不以捨去以嚴公之故也

師曰

甫終去蜀之荆亦蠻且爲是辭以美鄭公云

溪漲

寶應元年作

浦曰

以前篇大雨詩論之當是寶應二年夏作

道編在廣德二年恐非且舊次在戲贈友之前戲贈

友云元年建巳月則此作於寶應元年亦无疑如宋

印編則是年秋夏嚴公幕中不應詩却至富時浣花

橋溪水纏尺餘秋夏勿忘泛盜宜推入吾廬又可知是

寶應元年在浣花作是

年秋公送嚴公至縣

當時浣花橋溪水纏尺餘白石

一作月

明可把

除曰艷歌行水清石

自見趙曰水之清淺而石可見也詩白石鑿

二月中有行車

除曰

華陽風俗錄浣花亭在州之西南有江流

至清之所也其淺可涉故中有行車甫有宅在焉

秋夏易忽沉澨豈唯入吾廬

莊子曰

秋水至百川灌河陶潛司吾亦愛吾廬

蛟龍亦狼狽況是鼈與魚

除曰七發說鱗云其

旁作而奔起也六鷺蛟龍附從大白又云橫暴之極魚鼈失勢趙曰狼与俱本二獸名半其鱗相附而行苟失其一則無據矣故倉

皇失據者謂之狼狽師曰蛟龍喻君子魚鼈喻小人

茲晨已半落歸路跬步蹠馬

除曰行水清石

嘶未敢動

趙曰跬音丘弭切卒足也与蹠同荀子云

前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

蓬原曰

半步曰跬

有深填淤

衣席切田曰

前漢書志填淤反壤之害頴師古

之道蘭因希曰構洫去淤音於庶反而公作平告東坡亦

也

云楚來秦通也

淤後山亦云乞我黃淤十里淤

除曰君子遇險而止此慶乱世

屋東麻散亂床上書

歐白

陳璋亂後漏中條與兄琳書曰

星寒替惄然不聊生意

不意遠山兩夜來復何如我遊都市間

除曰言書日遊成都市晚必憇息於村墟村墟指言草堂也

晚憇必村墟

除曰言書日遊成都市晚必憇乃知父行客終日思其居

戲贈二友

寶應元年作

補注

鶴曰

詩云元年建巳月其年公在成都是月玄宗升遐焦校書王同直當是居於成都公故与

之友善詩作於其年

元年建巳月

朱曰

肅宗去上元三年年號止稱元年月以斗

辰晦月蓋法上古之制也年號自漢武帝方有之肅宗復以月建之元年建巳月爲相託肅宗之立上古制不然何以謂之詩史乎

郎有焦校書

補注

鶴曰

焦校書意在焦遂與李白號爲酒八仙者唐史拾遺云遂口吃對客不出一言

醉後酬結如往射今詩云自誇足臂力又云欲得東擒胡豈醉後語耶

白

自誇足臂力能騎生

馬駒一朝被馬踏脣裂板齒無壯心不肯已欲得

東擒胡

趙曰

公使魏武帝樂府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顧曰

智勝之間曰齊生馬駒其馬未調冒

元年建巳月官有王司直

補注

鶴曰

即公作短歌行見王

高歌望吾子則與之友厚有素王

王

嘗得西諸侯舟經錦水乃有此作

王

即公作短歌行見王

馬驚折左脣骨折面如

墨

徐曰國語

如墨

高歌望吾子則與之友厚有素王

王

即公作短歌行見王

驚駘漫染泥何不避雨色

師曰

觀此詩有何

為蹕進者

即公作短歌行見王

勸君休歎恨未必不爲福

師曰

此詩所諷近白

之戒云

即公作短歌行見王

淮南子云塞上翁馬亡入胡人皆弔之曰何知非福居數月其

馬引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曰何知非禍及家富馬良其子如騎

墮而折跡人又弔之曰何知非福居一年胡人大入丁壯戰死者

十九其子獨以跛故父子得獲相保舊住引居易折臂翁穿鑿矣

觀打魚歌

寶應元年作

綿州江水之東津飭魚鱗鱗色勝銀

鶴曰

唐子西將家

遊治平院詩注蓋

老杜所謂東津者也詩正義云衡人垂一鯈之餌以釣鱗二過而

不視則勦爲中魚陸云伊洛濟穎鯈魚廣而薄肥而少肉細鱗

魚之美者遼東梁勦特

肥而厚尤美於中國

景本草白

陶弘

百鱗衆魚常才盡却弃赤鯉騰出如有神

朱曰

公以寶應元年秋送嚴武至蘇州此

漁人漾舟沉大網截江一擁數

鯉最爲魚中之主形可愛又能神變乃至飛越山湖所以琴高乘之也

風颯颯吹沙塵
蓬子左右揮霸刀
鱠飛金盤白雪

高

除曰
若飛應丹莎姐蘿二罪二

徐州禿尾不足憶漢陰

槎頭遠遁逃

保曰禿尾杳

捕

離飛雙錫紅肌綺散素膚雪

落漢中鮆魚肥美襄陽禁捕遂以槎頭縮項皆魚之名既飽散故兒爲刺史齊高帝取此魚故兒作書進曰奉槎頭縮項鮆八百頭故峴潭云試垂竹竿釣果得槎頭玉

波濤永相失

廣州記曰鮀魚廣
其類故也禿尾槎頭縮項皆魚之名既飽散娛亦

君不見朝來割素鬢咫尺

蕭瑟而肥甜魚之美者也

娛亦蕭瑟謂樂極則哀繼之春秋隱公矢魚於棠筆書之以爲謔甫此詩初叙得魚之樂而未則有咫尺波濤永相失之句豈非得聖人危亡之戒耶

又觀打魚

寶應元年作

補王

詩云東津觀魚已再來富是同上年作雖

廣德元年公再至綿乃春晚詩云于戈兵革歸

未止蓋指吐蕃与史朝

義之亂未息而言也

蒼江漁子清晨集設網提綱萬

作取

一魚急能者操

舟疾若風擰突波濤挺丈入

操作

顏回游于觸深之泉見

載地回輪酒鉤投網垂餉出入挺丈來往也

定力

莊子

操舟者若神

西征賦徒觀其

云津人之操舟若神潘安仁西征賦垂餉出入挺丈來往

小魚

志曰武陽小魚大如針一斤千頭蜀人以

脫漏不可紀半死半生猶戢戢大魚傷損皆垂頭

立

畱強正作倔渠勿切梗矣也

蜀

志曰武陽小魚太如針一斤千頭蜀人以

爲薺七發云其根半死半生

東津觀魚已再來

主人罷鱠還傾盃

以言打魚之

山根鱠鮒隨雲雷

修可曰郭璞注尔雅曰鼈大魚似鰐而鼻短口在

頭下

并有斜行甲无鳞肉黃江東人呼爲黃魚

一本鼈大鱗

鮒說文云谿也詩正義云似鼈而青黑周

礼數入春獻鮒春時始出故特献之

修可曰

鄭玄注云雅曰鼈大魚似鰐而鼻短口在

頭下

并有斜行甲无鳞肉黃江東人呼爲黃魚

一本鼈大鱗

鮒說文云溪也詩正義云似鼈而青黑周

礼數入春獻鮒春時始出故特献之

修可曰

鄭玄注云雅曰鼈大魚似鰐而鼻短口在

頭下

并有斜行甲无鳞肉黃江東人呼爲黃魚

一本鼈大鱗

鮒說文云溪也詩正義云似鼈而青

二云于戈革
鬪尚未已

鳳凰麒麟安在哉吾徒胡爲縱此樂暴

殄天物聖所哀

陳曰

春秋繁露曰因及蟲魚則麒麟至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鳳凰翔

劉曰

自祿山

之亂于戈日尋蛟龍改竄穴龜鮒隨雲雷喻賢人君子遇亂而遁迹也聖人仁及草木昆虫今於戰鬪之際復暴殄天物若此一人爲之乎

君子忍
補生

希曰書武成云暴殄天物害虐
眾民借此以喻取魚之虐也

越王樓歌

寶應元年作

補生

劉曰寶應廣德公皆至綿而此詩當是寶應元年初至時作詩云綿州州府何磊落蓋創見之

辭

綿州州府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

朱曰

太宗子越王貞也顯慶中爲綿

州刺史創此樓顯慶中宗年號趙曰

作者言其作綿州也

補生

鶴曰按新舊史越王貞太宗弟八子未宜爲綿州第始封漢王

漢王綿爲鄰耳前乎貞有衛王泰以貞觀二年封越王後乎貞有趙王係以乾元二年封越王然亦皆未嘗刺綿州且顯慶非中宗年號乃高宗年號允五年在龍朔之前王註爲非此詩云顯慶年中越王作又云君王舊迹今人賞意是中睿宗曾受此封及刺

州故曰君王
蓋史失書

孤城西北起高樓

朱曰古詩西北有高樓上与浮雲齊

碧瓦朱甍照城郭

鶴曰神仙傳蔡少霞夢入記書新官銘有云碧瓦鱗差流佺期詩紅日照朱甍

樓下長江百丈清山頭落日半輪明君王舊跡今人賞轉見千秋萬古情

海棕行

寶應元年作

鄭曰

棕字以意逆之當作子冬切

劉曰

海棠記

載李贊皇公不元木以海爲名者悉從海上來

鶴曰

詩云左錦公館清江瀆海棕一株高入雲

朱曰

在綿州乃云寶應元年至綿州作唐子西將家遊

平院詩云江邊勝事略尋遍不見海棕高入雲

註云即老杜所謂東津者則館与棕皆在涪江之東津也

修可曰

古樂府

其右綿居其左故曰左綿

海棕一株

高入雲

高城上入雲

復飛蒼夜木葉亂紛紛

鶴曰王長元古意云况

海

左綿公館清江瀆

師曰綿州涪水所經涪居

其右綿居其左故曰左綿

海棕一株

高入雲

高城上入雲

復飛蒼夜木葉亂紛紛

鶴曰王長元古意云况

海

十抱文自是衆木亂紛紛

鶴曰王長元古意云况

海

棕焉知身出群
裁比辰不可得時有西域胡僧

識

鵠曰比辰喻君也夫大材生非其地人無識者其與衆木紛亂

補生

此本在當時已不識其自何得名宜趙鄭亦不得而知也漢

武帝穿昆明池底得黑便問東方朔朔曰不經

可問西域胡法蘭漆蘭蓋博物者也公以當時不識其爲何木故及之

姜楚公畫角鷹歌

寶應元年作

補生

鵠曰姜皎以謀畫攘貞等有功進殿中監楚國

公其子慶初亦襲封楚國公此未詳爲誰畫詩

云此舊鳥真在左綿州則是公賓應

應元年送嚴武至綿州之時作

楚公畫鷹

鷹戴角殺氣森森

鵠曰云如

到幽朔觀者貪

愁掣臂飛

鵠曰趙云如在幽朔見此鷹之殺氣蓋名鷹出於此地也

畫師不是無心學

比鷹寫眞在左綿却嗟眞骨遂虛傳梁間燕雀休

鵠曰書曰宅

鵠曰幽都幽唐也幽朔肅殺之方此鷹殺氣

驚怕亦未搏空上九天

窮極幽朔掣臂謂掣臂講而欲飛物有異貨而世所未嘗覩人見之久駭而不信畫師不是無心文字蓋恐人未之信也未章謬朝廷之士稱才角出者率有虛名而無實效

嚴氏溪放歌

寶應元年作

彥輔曰

時郭英乂代嚴武鎮蜀龐畢不能容甫故有公卿獨驕之作

補生

鵠曰永泰元年四月庚寅

嚴武薨五月癸丑詔郭英乂節度劍南今詩云秋宿

霜溪素月高詩與事不合詳考詩云劍南歲月不可

庚寅

度劍頭公卿仍獨驕當是寶應元年避徐知道乱入梓州時所作詩云東遊西還力實倦作此將身更何

許知子松根長苔冷遲暮有意來同黃意嚴二即嚴

氏別駕梓州人故云東遊西還後篇相從歌亦同時

之所

作也

天下甲馬未盡銷豈免溝壑常漂泊南歲月不

可度

鵠曰成都在

鵠嶺之南

邊頭公卿仍獨驕

鵠曰

此謂居邊之守

居不尊王命之意舊注謂時郭英乂代嚴武鎮蜀龐畢固然矣然英乂乃成都尹豈得謂之邊頭公卿乎非公詩本意

費

心姑息是一役肥肉大酒徒相要

徐曰此詩譏邊臣顧望不爲朝廷憂也

呂氏春秋曰肥肉厚酒以自強

嗚呼古人已糞土獨覺

志士甘漁樵况我飄轉無定所

徐曰時甫方避地流徙无所依止

終日

懨懨忍羈旅秋宵霜溪素月高喜得與子長夜語

東遊西還力實倦從此將身更何許知子松根長

荻苓遲暮有意來同煮

趙曰楚辭傷美人之遲暮此末句

嚴氏同隱溪故云

希曰淮南子說山訓千年之松下有荻苓

上有兔絲註云荻苓千歲松脂也又陶隱

居註本草宋絳條舊言下有兔絲史記龜筭

傳云下有荻苓上有兔絲又云荻苓千歲之松脂也

相從歌

寶應元年作

閻曰

贈嚴二別駕

時方經崔旰之亂

師曰崔旰殺郭

英乂成都亂適東川與嚴別駕相遊從一見如舊故

作

鶴曰魯師二註及梁權道編皆以爲永泰元

年梓州避亂時作然崔旰之亂在是年閏

月公已次雲安矣嘗是年應元年避徐知道反入梓

州時作此詩乃寶應元年故詩云成都亂罷烹索

浣花草堂亦何有若在永泰元年作則是時決

意下忘渝矣豈復更十步一回首於草堂也

我行入東川十步一回首

閻曰憶

成都亂罷烹索

浣花草堂亦何有

師曰草堂爲

賊焚故云云

梓州屬東川

州從事知名久

閻曰指豪俊者謂嚴二也

師曰梓州屬東川

本州從事

閻曰于定國條州大小爲設吏貞治中別駕如今之通判乃梓州人爲

事郎蕭放駁曰別駕古爲治中從事其來尚矣

扶六白石又續通典云唐以刺史朱儉爲華州別駕給

事郎蕭放駁曰別駕古爲治中從事其來尚矣

刺史別乘則別駕稱從事其來尚矣

把臂開樽飲我酒

酒酣擊劍蛟龍吼烏帽拂塵青螺粟紫衣將炙紛

衣走

閻曰指言從人也青

銅盤燒蠟光

徐曰言將以紫綬易紛衣促膝密語

黃

臺盤承渡者

夜如何其初促膝

徐曰言膝相近也入則促膝密語

把臂開樽飲我酒

閻曰言將以紫綬易紛衣促膝密語

黃

昏始扣主人門

閻曰新相知也

誰謂俄湏膠在漆

徐曰古詩以膠投來中

漆

曰古云自謂膠漆堅不如雷馬形骸

之外陳甫見嚴二便如膠漆之固

萬事盡付形骸外

趙曰莊子索我於

憂多愈疾高視乾坤又可愁一軀交態同悠悠原

曰翟公云一貧一富乃知交能悠久及父也甫視乾坤之內雖大相知者皆後後爾

似君須向古人求

魏志張邈傳後陳登字元龍劉備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人耳晉王戎從弟衍字夷甫帝聞其名問戎曰夷甫當時誰比戎對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

短歌行

寶應元年作

朱曰贈王

顧

曰

王郎司直即前承賦戲友云官

郎司直有王司直者梁權道編在永泰元年成都詩內然不應與前作相去三年意同是寶應元年作

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

修可曰史記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時坐席中酒酣

據地歌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豫樟翻風白日

朱曰吳都賦木則楓稱豫樟言材之美者

鯨魚跋浪滄溟開

顧曰鯨魚之大者吳都賦長鯨吞航

趙曰以大魚比之崔豹古今注鯨海魚也大者數千里小者千丈其根成雷噴珠如雨

徊劍佩于此徘徊何命爲之忽速如是

朱曰孟嘗君養客三千皆躡珠履趙曰鄧陽云何王之門不可曳長

且脫劍佩休徘徊

朱曰仲宣王粲錦水蜀中之大江也

欲向何門趿珠履

朱曰仲宣王粲孟嘗君養客三千皆躡珠履趙曰鄧陽云何王之門不可曳長

朱曰阮籍能爲青眼以重輕人

仲宣樓頭春已深

朱曰仲宣王粲

江王司直得蜀中刺史古之諸侯甫欲依之爲門下客如仲宣之依劉表望其青顧故云青眼高歌望吾子吾子指王司直眼中之人謂甫素善司直

司直必念其衰老而眷遇之也

朱曰文選陸士衡答張士然云感君桑梓義芳鬢人眼中

短歌行

廣德元年作

朱曰送祁錄事歸

顧

曰

詩云君今起施春江流

台州因寄蘇使君

顧

曰

又云余亦少邊具小舟意是

廣德元年梓州作公在梓州有詩云應須理舟楫長
嘯下荆門正是時也故此詩舊次在草堂四松之前

而梁權道編在永泰元年亂後還成都作考是年四
月嚴武死公五月下忠渝秋已至雲安而今詩云君

今起施春江流則非永泰元年所作甚
明况崔旰之亂至大曆元年方粗定

前者途中一相見人事經年記君面陳曰古者有半面
中徒記君面而已不得再相見也後生相動朱曰一何寂寞君有長才不
貧賤陳平傳張負曰人固有以行大舟也余亦沙邊具小舟幸爲達書賢府主趙晉指言合州蘇使君也江花未盡會江樓

草堂

廣德二年作

陳曰草堂在成都浣花里楊子琳之亂甫去草堂亂後復歸也陳平傳張負曰一交趙晉之年自梓閣歸成都依嚴武時作故有賤子且奔走三年望東吳不忍竟舍此復來蘿薜蕪之句若是避崔旰之亂何至涉三年而始歸梁權道信王註而編在永泰元年非也詳見注

昔我去草堂蠻夷塞成都今我歸草堂成都適無虞請陳初亂時反覆乃須臾蘇曰曹參白事反覆於須臾之間大將赴朝廷群小起異圖陳平傳時崔寧入朝留其弟寬守成都楊子琳等乘間來襲寧子琳與邛州柏正節同叛

中宵斬白馬盟歃氣已麤蘇曰穀梁傳齊桓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而之盟蘇秦說趙令會天下之將通貨到白馬而盟漢高祖刑白馬盟孟子五霸相公爲盛衰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

印南兵北斷劙閭閻

陳平傳

公以寶應元年秋避成都之亂去草堂入梓州殆是草堂方卑

工而遂去也是年十月徐知道反大將赴朝廷謂嚴武以召去爲京兆尹廣德二年武再鎮蜀公復往依之於是始歸草堂王朱以爲是崔寧入朝楊子琳爲亂然崔旰楊子琳之亂乃是永泰元年冬是時公在靈安矣朱第以西取印南兵之句信其爲柏正節同亂然寶應元年方於邛州置鎮南軍羌渾奴刺西寇泉州梁即邛元府在成都之北或者取印南之兵以斷劙閭之路尔况爲之蛮夷塞成都始聞蕃漢殊是專指羌胡而言羣小賊臣因之爲乱者也大曆二年崔寧攻敗于蜀始復成都若果假子琳之亂平而復

歸則其春公已發白

布衣數十人亦擁專城居

朱曰楊子琳爲盧州刺史下峽泊江陵矣

本賊帥也杜鵑

刺史正節不相事

始聞審漢殊

朱曰子琳爲寧

爲印州刺史

其勢不兩大

朱曰兩大不相事

始聞審漢殊

朱曰子琳

漸表以爲刺史

西卒却倒戈賊臣互相誅

朱曰子琳爲寧

爲王守

朱曰子琳

焉知肘腋禍自及

豪羣徒

朱曰前漢郊祀志豪羣徒名食父

黃帝欲絕其類使自吏祠皆用之破鏡如

黃帝欲絕其類使自吏祠皆用之破鏡如

猶而虎眼漢五月五日作豪羣徒百官

義士皆痛憤紀綱

朱曰名食父破鏡獸名食父

亂相踰

朱曰唐五年左氏狐裘卷

一國寶三公

朱曰唐五年左氏狐裘卷

萬人欲爲

魚

朱曰左傳昭公元年劉定公數禹之功曰微

朱曰左傳昭公元年劉定公數禹之功曰微

唱和作威福

孰肯辨無辜眼前列杻械背後吹笙竽談笑行殺

朱曰左傳昭公元年劉定公數禹之功曰微

朱曰左傳昭公元年劉定公數禹之功曰微

戮濶血滿長衢到今用鉞地

朱曰左傳昭公元年劉定公數禹之功曰微

朱曰左傳昭公元年劉定公數禹之功曰微

走三年望東吳弧矢暗江海難爲遊五湖不刃竟

朱曰左傳昭公元年劉定公數禹之功曰微

朱曰左傳昭公元年劉定公數禹之功曰微

含此復來薤榛蕪

朱曰左傳昭公元年劉定公數禹之功曰微

朱曰左傳昭公元年劉定公數禹之功曰微

朱曰左傳昭公元年劉定公數禹之功曰微

爲博士生便山水後來舊隱薤草徘徊而

朱曰左傳昭公元年劉定公數禹之功曰微

朱曰左傳昭公元年劉定公數禹之功曰微

朱曰左傳昭公元年劉定公數禹之功曰微

官不起

入門四松在步蹀

朱曰左傳昭公元年劉定公數禹之功曰微

朱曰左傳昭公元年劉定公數禹之功曰微

朱曰左傳昭公元年劉定公數禹之功曰微

常步舞白楊郊野間

舊大喜我歸低徊入衣裾隣舍喜

朱曰左傳昭公元年劉定公數禹之功曰微

朱曰左傳昭公元年劉定公數禹之功曰微

我歸沽酒携胡蘆

朱曰左傳昭公元年劉定公數禹之功曰微

朱曰左傳昭公元年劉定公數禹之功曰微

朱曰左傳昭公元年劉定公數禹之功曰微

朱曰左傳昭公元年劉定公數禹之功曰微

朱曰左傳昭公元年劉定公數禹之功曰微

天下尚未寧健兒勝腐儒

朱曰左傳昭公元年劉定公數禹之功曰微

朱曰左傳昭公元年劉定公數禹之功曰微

朱曰左傳昭公元年劉定公數禹之功曰微

朱曰左傳昭公元年劉定公數禹之功曰微

飄颻風塵際何地置老夫於時見疣贅

朱曰左傳昭公元年劉定公數禹之功曰微

朱曰左傳昭公元年劉定公數禹之功曰微

朱曰左傳昭公元年劉定公數禹之功曰微

朱曰左傳昭公元年劉定公數禹之功曰微

殘生食微不敢餘

朱曰左傳昭公元年劉定公數禹之功曰微

朱曰左傳昭公元年劉定公數禹之功曰微

朱曰左傳昭公元年劉定公數禹之功曰微

朱曰左傳昭公元年劉定公數禹之功曰微

鵠

朱曰左傳昭公元年劉定公數禹之功曰微

朱曰左傳昭公元年劉定公數禹之功曰微

朱曰左傳昭公元年劉定公數禹之功曰微

食祿不顧餘。師曰：嚴武鎮成都卒於永泰元年夏間，朝廷有詔崔光遠代甫，年未老而不見用，故云骨髓幸未枯，食微不敢餘。謂其貧也，薇菜之傳者。

四松

廣德二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別來忽三歲。按公以寶應元年去成

都遊綿梓閬，廣德二年春再歸，恰三年。故又云

避賊今始歸。

春草蒲空谷而草堂詩亦有入門四松在之句。

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歲離立如人長。

翻目

禮記離離立。

補注

甫詩云：賊子且奔走。

會看根不

翻目

三年望東吳，則知甫去草堂及歸時，凡涉三歲。

會看根不

拔莫計枝凋傷幽色，幸秀發。

翻目

王褒賦：疎而秀發。

踈柯亦昂

翻目

十直下比

藏所挿小藩籬，本亦有隄防。終然張撥損。

翻目

張觸也。韻作除庚切，撥正如

未切。宋曰：謂有所觸動也。

補注

道曰：張觸觸。

希曰：

張觸也。韻作除庚切，撥正如

未切。宋曰：謂有所觸動也。

理

當是以除絕言也。此得愧于葉黃。

翻目

王褒賦：愧。

本作陔。

希曰：

愧。

敢為故林主。

師曰：甫傷女亂，民尚不保其故居，况吾黎庶猶未康。避賊今

始歸春草滿空堂。

蘇曰：

林紹一日復一日。

篇云去日益愁歌

晉宮佛歸來春草滿空堂詩語，因即借句。今

杜工部往往全用古人語，覽物歎衰謝，及茲慰淒涼。

蘇曰：

一日復一日。

篇云去日益愁歌

前詩有入清風爲我起酒面若微霜。

趙曰：

張茂言：穆如酒

門四松在清風陸機連珠云：秋

風夕酒面足以送老姿。

蘇曰：

二云足爲送老姿。

聊待復蓋張。

蘇曰：

抱朴子

云：天陵復蓋

之。我生無根蒂，配爾亦茫茫。有情且賦詩，事迹兩可忘。勿矜千載後，慘澹蟠穹蒼。

水檻

廣德二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游子久在外。

門戶无人持，當是廣德二年。

非年作

蒼江多風飈，雲雨晝夜飛。茅軒駕巨浪。

朱曰：郭昌編。

萊焉得不低垂遊子父在外門戶無人持高岸尚

爲谷

韓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

何傷浮柱欹

趙曰張平子西京賦時遊極於浮柱結繩繫以相承住三

輔名舉爲極作遊梁置浮柱上也

扶顛有勸誠恐貽識者嗤

陳曰危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既殊大厦傾可以一木支

陳曰非一木可支大廈將傾

臨

川視萬里何必欄檻爲人生感故物慷慨有餘悲

趙曰

韓詩外傳載孔子出遊少源之野有婦人哭甚哀問之婦人

曰向刈蕕薪亡吾晉是以哀非傷亡簪不忘故也

師曰

持守也詩

云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万物皆有委易於水檻何恨乎水檻駕于巨浪之上爲水所蕩動浮柱欹側此亦常理但顛危必用扶持譬

若大厦非一木所能支危而不持則將焉用彼相此甫含蓄意思謂朝廷之材當顛危之際莫有扶持者矣臨川視万里何必欄檻

爲蓋言王者以天下爲度當一視同仁因文無

外不可有此疆爾界之辨諷肅宗示人不廣耳

破船

廣德一年作

鮑生

鮑曰詩云猶懷邈舊立鄰人亦已非當是廣德

年果下忠渝

平生江海心宿昔具扁舟豈惟清溪上日傍柴門

遊

閻曰此言志在江海豈局促於青溪上旁柴門而遊爲事乎

蒼惶避亂兵猶懷邈舊

謀採菱

埋沒已經秋仰看西飛翼下愧東逝流故者

或可掘新者亦易求所悲數奔竄白屋難久留

蘇

賈復見耿弇曰子非久留白屋之士風雲會合子當平步天衢耳後果如其言

師曰亂兵謂崔明之亂甫往梓州舊丘故林也指草

堂隣人亦已非謂流離也甫去成都凡二載向者所後扁舟埋沒

於泥沙故船舷不堪重扣舷船傍也扣之以前歌甫在東川未及

西歸故云仰看西飛翼下愧東逝流故者或可掘謂破船

營屋

永泰元年作

鮑生

鮑曰愛惜已六載茲辰去千竿當是永泰元年作蓋公元元年營草堂時已植竹成詩所

謂龍竹和煙滴露梢草堂詩所謂步曲方
竹疎是也意公正月歸漢上時營屋故作

我有陰江竹

於草堂故云

能令朱夏寒

梁元帝纂要

右按

曰夏曰朱夏又爾雅夏爲朱明

陰通積水內高入浮雲端

謂植以松柏乘詩曰

枝乘詩曰

其疑鬼物憑

蘇曰王肅行大白見山林秀茂曰疑有神物所憑

不顧翦伐殘東

偏若面勢

師曰謂植以松柏乘詩曰

之日隨其所向之勢

戶牖可永安愛惜已

六載茲晨去千竿蕭蕭見白日

淘淘開奔湍度堂

匪華麗養拙異考槃

趙曰詩考槃在阿考槃在澗考成也

病可寬也

後成其樂也今公言養拙而已非若願入

草茅雖雍蔽疾方少寬

趙曰除草曰雍言雖有雍蔽之

勞而吾之衰

洗然順所適此足代加餐寂無斤斧響

趙曰甫築草堂不剪椽柱不斷削蓋順其所適也故云寂無斤斧響

庶遂慙負懽

青谿驛奉懷張貞外十五兄之緒

永泰元年

浦生

鵠曰青溪驛在嘉州犍爲縣此詩當是永泰元年去成都經嘉州下忠翁時所作故詩有佳期

付荆楚

之句

漾舟千山內日入泊荒渚

蘇曰荒作枉曲者也謝靈運詩

遇風詩漾舟陶嘉月莊子曰入而息文選通皮輶枉渚

定止也於安適則甫之可見矣

石根青楓林猿鳥聚儔侶

蘇曰言猿鳥猶能聚其儔侶而人不能致

楚辭志若萬而傷懷非此言水也

蘇曰用離蜀中移居夔州今又

自憂下峽欲之荆南夜宿青谿驛而有此作故未章云佳期付荆

楚令復在何許言此作不知駐足於何所也猿鳥尚得以類相
應甫今別張貞外中夜懷之曾猿鳥之不若乎虎喻盜賊也不得
語恐奸人窺伺之

出語亦若此

屏跡

永泰元年作

鶴曰

詩云年荒酒之價當是永泰元年作是年之正月公歸漢上雖廣德二年永泰元年皆可謂

在幕府而歸漢上矣又云龜開萍葉過則是夏秋若

在廣德二年則公方入幕不應更云日併園蔬課梁

權道編在寶應元年殊不知是年五月公已去成都

入綿梓又史不書譏詳見詩註

衰年鶴曰

作顏

甘屏跡幽事供高卧鳥下竹根行龜開

萍葉過年荒酒價之日併園蔬課鶴曰

蓋以乏酒價之故則併園蔬課之

以充佐直也

鶴曰

唐食貨志云唐初無酒禁乾元元年京師酒貴

閔輔餉米每斗千錢永泰元年饑京師米斗千錢此云年荒當是永泰元年蓋廣德二年秋閔輔方飢而此詩乃夏初作若在其年

不應先事而言故知爲永泰元年夏初作無疑肅宗於于戈未定

之時猶能以年節禁酷酒而代宗米斗千錢之歲方且定天下酷戶以稅此公所以因詩以傷世變也

猶酌甘泉

歌鶴曰

一云獨酌醉且歌

歌長擊樽破鶴曰

出沈王大將軍酒後詠舞武樂府曰老驥伏枥志

江子甲列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盡缺子美長歌而擊樽破有類於此

贈別賀蘭鋗鶴曰

廣德元年作

思廉切云遠赴東吳春累權道編在永泰元年而師古又以

遠赴湘吳春爲公移居夔州既而下峽適荆吳蓋失

之不考也詳見詩註

黃雀飽野粟羣飛動荆榛鶴曰

此比時入之塞淺也

老驥倦驥首鶴曰

此比時樂之知驥首長

寂寞向時人鶴曰

蘭而問之此傷賀

今吾抱何恨鶴曰

驥驥逢伯樂之知驥首長

嗚謂暗使戰國策汎明見春申君曰夫驥之齒至矣服益車而上太行滌汎灑地白汎交流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幕之驥於是俛而讚仰而鳴聲達於天仰見伯樂之知己也今云倦則以無伯樂而倦也蒼鷹愁易

馴高賢世未識固令嬰飢貧國步初返正鶴曰

時初復京師

乾坤尚風塵鶴曰

史思明

鶴曰

唐將又云中宗即位春秋已壯而母后篡奪以移神

器賴張東之等國祚再復蓋曰反正不得爲中興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人爲中興漢光武晉元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復之晉孝惠孝安是也以人所言則肅宗可爲中興不可爲反正當是謂代宗自陝回而吐蕃之亂未息若如上師注則詩乃乾元間作安得又以赴湘吳春爲迂蔓下峽適荆死乃自異其說公所謂反正者雖不本蔣又之說第用高帝紀掇亂世反之正之語然詩云我亦心岷下芋則公作詩時在蜀无疑代宗以廣德元年復京師而史思明又以其年縊死則所謂風塵者特指吐蕃之亂甚明悲歌

鬢鬟白遠赴湘吳春我戀岷下芋君思千里尋

岷山之下徒步下有陵鷗至死不飢歸古曰跋鷗芋也千里尋羹未下鹽豉歸古曰岷山蜀中之山地產芋可以充糧凶年不能飢南既去蜀故亦岷山之芋吳地出葷采鱸魚昔張翰是人也在洛守官忽思蓴菜象金官而歸賀蘭在蜀故思是中之蓴菜其物則思其人相補歸古曰漢程方進傳童謠云飯我巨食羹芋肥華陽思故也國志汝山郡有大芋如蹲鷗賀蘭鍤在獨石赴湘吳而自以尚饑岷下之芋未能去蜀故云

生離與死別自古鼻酸

朱曰楚詞

別離高唐賦孔子

黃氏補子家註社工部文卷之十

黃氏補千家註紀年杜工部詩史卷第十一

杜鵑 大曆元年作

大曆元年作

朱曰華陽風俗錄鳥有社鵠者其大如鵠而羽烏聲
哀而物有仰止人云春至則鳴聞其初聲有則有離
別之音人皆燕閭之姓田家候其鳴則興農事識者
謂此詩士四句非詩乃題下甫自注爾後人誤以是詩
曰或者謂前四句非詩也蓋甫於題下自記杜鵑事
後人誤寫之耳或曰正古譜語豈復以韻爲限耶
鶴曰先君嘗謂文君

郭子亦有樵杜公此

一言云襲東列有林
句或本此又舊本

朝亦有杜少陵此詩或本此又舊本題註云上皇幸蜀還肅宗用本朝國謀遷之西內上皇悒悒而甫此詩感是而作舊註如此所以編在廣德正間然詩云雲安有杜鵑又云值我病經年則是大曆七年春在雲安作蓋公在雲安與夔多病所以有老病巫山裏之句尤在廣德間則公在梓闈不應言集安音譏惺阡子琳輩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南無杜鵑巫山有杜
鵑我昔游錦城結畫綢水晏深曰才美結奇於一須

餘喬木上乘卷

上緒曰下林苑春

參天於皇陛下
子建詩荆棘上采矣夫

杜

鶻鳩暮春至哀哀叫其間我見常再拜重是古之帝魏
趙曰鮑昭行路難云中有鳥名杜鵑不是古時蜀帝冤人所用
蓋出於此也至若此篇常折拜而重之不能拜而泣下則草君之
意前人所不到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嗔一作仍爲餒其子曰

仍為餕其子

目錄

出說杜鵑養子於百鳥之榮

朱曰成都記曰杜宇亦曰杜主自天而降

此鳥以次第升西山隱焉時適二月子規鳥鳴於羣羊有禮大古前行規鳥鳴故蜀人悲子規鳥

露曰凡賤卿用羔羊有角而不用如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誘
類死義者羔歛其角以跪類知禮者故羊之爲言彌詳故以爲貴

趙曰謂成行列而飛所以謂之鴈序也

聖賢吾法則付之後出傳君音禽

鳥情猶解事杜鵑今忽暮春間值我病經年身病不能拜淚下如逆泉

劉越石扶風歌據安長歎息下淚逆流泉

引水

大曆元年作

魯曰夢谷無井皆以竹引山泉而食幡山腹間有至於數百丈者悲魚復後居心力少當是大曆元年至雙州作

月峽瞿塘雲衣頂

朱曰唐仲雍荊州記曰巴楚有明月峽趙

本新安襄宇記於渝州載有明月峽以

石尤須以亂石崢嶸俗無井

朱曰華俗山名負水而食故高

之故以名

鶴曰華縣有鹽井而罕有鑿井汲泉者故公作信行

遠脩水筒詩云雲端竹筒折雲表山石碎礪執子脩通

流與厨會注來四十里荒嶮崖谷大使其可并安至引泉近是遠也

朱曰後漢地理志巴陵舊山郡古庸國左傳文

移居心力省

朱曰後漢魚人浪楚帥軍也勝可日魚集樂川矣

十年魚人浪楚帥軍也勝可日魚集樂川矣

今之奇節縣

希曰、安史之夢州屬縣本朝開玉寧省

乃漢魚集縣也

始更名為奉節縣本魚國故也

希曰、安史之夢州屬縣本朝開玉寧省

引水喉不乾人生留滯生理難

朱曰莊子期斗升水之沽趙曰盧昭隣

秋風至詩還思不動行賴此百憂父寬

青絲

賈德二年作

鶴註

鶴曰此詩言僕固懷恩之亂當是賈德二年作按史是年八月反通鑑以爲二年正月懷恩與

青絲白馬誰家子麤蒙且逐風塵起

朱曰樂府有白馬

青絲鞚趙曰南安侯景傳初大司中章壽曰青絲白馬壽陽來及景之叛陳曰馬青絲以應讖也

蓋以侯景之比美固懷恩以懷恩誘吐蕃回紇入

冠故曰且逐風塵起黃庭經問誰家子在我身

妃嬪近靜潼關掃蜂蟻

朱曰謀賊妃也趙曰此公戎約龐

蓋以侯景之比美固懷恩以懷恩誘吐蕃回紇入

冠故曰且逐風塵起黃庭經問誰家子在我身

朱曰謀賊妃也趙曰此公戎約龐

鶴註

鶴曰詩云雲

安沽水如僕

補註

鶴曰詩云雲

安沽水如僕

陷兩京肅宗鳩義兵
收復兩京如掃塵埃

補註

希曰肅宗復京師而乾元元年出宮女

云通鑑云高暉率麾下三百騎東走至潼關守將李日越

擒而殺之在廣德元年此詩作於廣德二年故曰近靜

殿前

兵馬破汝時十月即爲襄粉期

賈曰告以必破亡之證也蔡曰按通鑑廣德二

年吐蕃入長安諸軍亡卒及鄉曲無賴相聚爲盜丁巳以太子賓客薛景先討之所以有殿前兵馬破汝時之句師曰殿前兵馬乃神策軍天子親征

鶴曰殿前兵馬乃神策軍通鑑云初肅宗在陝兵與神策軍迎奮乘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家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得與北軍至永泰元年僕固懷恩與吐蕃回紇入寇自上六軍屯苑中朝恩以神策軍從而勢復盛分爲左右相居北軍之右矣懷恩以永泰元年三月死于鳴沙壠粉之語驗矣

金闕

朱曰欲其歸降天子也左傳克許子西縛衛壁以悔過歸命庶幾皇恩寬宥之也

萬一皇恩下玉墀

朱曰降者皆

未如

朱曰又

西縛歸

近聞

永泰元年作

近聞犬戎遠遁逃

朱曰說文解字曰赤狄本犬種也故字犬子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走歐裔產遠

逃牧馬不敢侵臨洮

朱曰臨洮郡名也賈誼過秦論胡人不敢南下牧馬蘇曰班超鎮西醜虜

高

鶴曰洮州雖是臨洮郡而岷州亦有臨洮皆屬隴右舊史宋應元年十一月陷臨洮通鑑云廣德元年七月入

大震關不取河西隴右之地京兆有渭南縣華州有渭津關隴山按唐志在渭州西南隴山有六盤關西北五里有吐蕃會盟壇今

渭水逶迤與日俱靜隴山蕭瑟其雲自高則可見其無事矣

崆峒五原亦無事北庭數

有闢中使

朱曰言通和也謂曰突厥通好也或云回紇等不附吐蕃亦遣使中國其說可是

鶴曰崆峒山占原州岷州五原謂益州天寶元年更郡曰五原有五原此亦指關隴而言時吐蕃歸國故曰無事突厥在廣德二年亦當冠豐州今云數有闢中使殆皆通和矣

似聞贊普更求親舅生和好應難弃

夢寐曰右按唐吐蕃傳其俗謂強雄曰贊大夫曰普故號君長曰贊普趙曰先帝昔嘗和親以公主嫁贊普矣與新舊史皆云永泰元年二月庚戌吐蕃請和詔宰臣元載杜鵑漸與番使同盟于興唐寺吐蕃使亦云而皆不載請和之辭意是復來求親而史失書之

漁陽 廣德元年作

唐輔曰時祿山平以雍王遙領范陽盧龍節制而出閣趙曰接通鑑十月以雍王适爲天下兵馬元帥舊註以雍王受節制而不出閣非是補註德元年十月壬申雍王爲關內兵馬元帥二年正月爲皇太子舊史廣德三年二月己巳朔冊天下兵馬元帥尚書令雍王适爲皇太子此詩云赫赫雍王都節制當是廣德二年前作梁權道編在永泰元年是年雍王爲皇太子已一年王洙以爲一作前節制則可以爲在永泰元年作却與猛將飄然恐後時本朝不入非高計等句不合

漁陽突騎猶精銳

勦曰光武曰吾聞漁陽上谷突騎天下精

赫赫雍王都節制

朱修可曰引漢光武謂馬武曰漁陽上谷

恐後時本朝不入非高計

朱曰

祿山已破而朝廷不能革

懷仙朱滔之屬得以跋扈竟不爲朝廷所有也趙曰按編年通載十月雍王适大敗史朝義將以汴州降十一月薛嵩等皆以五州降是歲公在汴聞雍王之勝尚聞河北猶未有入朝者故告諭諸將等飄然而來已爲後時而乃不入本朝豈高計乎舊注殊不考按乃云祿山已破而復以盧龍受藩鎮故李懷仙朱滔之屬得以跋扈非也按朱滔反乃是德宗建中三年李懷光反乃是德宗興元元年以雍王适爲雍王遇李懷光爲懷仙此皆疑誤李者不可辨也蘇曰李靖西羌犯塞芳不深入虜庭擣其巢穴實非高計

祿山北築雄武城舊防敗走歸其營繫書請問燕

耆舊今日何須十萬兵

朱曰按新書言祿山計天下可取

並謀曰肅遂乃築壘范陽北號強

武峙兵積穀趙曰此篇上兩句卒往事以懲警之也言祿山初爲走計而竟不保耳

黃河二首

廣德二年作

鮑曰黃河北岸海西軍胡人高鼻動成群謂吐番入寇舊注謂祿山非也黃河西岸是吉蜀鄭公軍也謂當狗之戰舊注謂明皇肅宗非也

栗然永泰元年八月僕固讓恩及吐蕃回紇虜項羌刺渾奴寇邊時公已在雲安意是廣德二年

鮑曰鮑注是當在廣德二年作梁權道編在永泰元年是年與廣德二年米斗皆千錢皆可云欲須供給家無能致力於禦之乎李陵重報蘇武

黃河北岸海西軍椎鼓鳴鐘天下聞鐵馬長鳴不

知數胡人高鼻動成羣

諸番皆胡騎也趙曰黃河之北大海之西則河北一帶之州郡也此篇言椎鼓鳴鐘體面如此王使胡人動成群而來斯乃罪其不能

書云弓鏃成羣聽之不覺淚下

君王混一車書弃金玉

朱曰時明皇在蜀肅宗起靈武

養同羅降奚契丹曳落河并誘置

以領君王之無侈靡也

如傳云不寶金玉之義

自平大曆二年作

補註

鵠曰按舊史廣德元年十二月甲辰官官市舶使呂太一逐廣南節度張休縱兵大掠廣州今

詩云自平宮中呂太一收珠南海千餘日則詩當作於大曆二年蓋自廣德元年十二月太一方反平之

必在二年至大曆二年爲三年故曰千餘日也梁權道編在永泰元年與此不合

自平宮中呂太一收珠南海千餘日

朱曰呂太一代宗時爲廣南市舶使

逐刺史張休而反蘇曰自平宮中呂太一出莫曉其義而妄者以謂唐有自平宮偶讀玄宗實錄有宮中呂太一叛於廣南定功曰

宮中當作中官見舊唐史帝紀師曰東坡嘗云讀杜詩不識太一

之義及覽捨遺見有呂寧爲太一宮使領廣南市舶逐刺史張休

而叛乃曉太一

補註

鵠曰石林疏語云宮觀置使自祥符始蓋自王公旦爲王倩昭應宮使也元祐間方有太

一宮使而師云捨遺有呂寧爲太一宮使疑唐末有此官號且史書廣州市舶使呂太一反既曰市舶使不應更以太一官號爲稱

又凡書反者皆以名不以官此當是名太一舊史云官言市舶使呂太一則定功曰宮中當作中官爲定又考舊史李勉傳勉除江

西觀察使賊帥陳莊連陷江西州縣偏將呂太一武日昇相繼背

叛與諸道力戰遂攻平之然則爲市舶使矣何爲又爲賊帥之

偏將意是太一叛後又從城帥爲亂兄武日昇既以名稱則呂太
一非以官稱亦明勉在江西當是廣德間隆興石幢載牧守名爵
李勉與張鷗之後魏少游之前而少游以大曆二年代去鷗以唐
德二年九月卒於江西觀察等使又舊史代宗紀九月辛酉命供
州刺史李勉副知選事則勉是廣德二年九月到江西而平太
义在初到之年今詩云自平宮中呂太一收珠南海千餘日則詩
殆作於大曆二年其年公在職

近供生犀翡翠稀

朱曰時太一反珠南海不供也

復恐征

戍干戈密蠻溪豪族小動搖世封刺史非時朝

朱曰

時溪洞蠻酋歸順者皆出授刺史師曰廣連蠻洞守官不務懷輯
則羣蠻相率而叛珠璣星象翡翠之類所以不來貢也自平呂太
一之後節制者得其人是以南海收珠凡二載矣近來供貢稀少
復恐鎮守者不能懷孚妄舉兵征誅羣蠻不復來貢矣唐
太宗之時惟奚蠻不歸者皆封刺史不

補註

鶴曰按唐志嶺南道歌貢金銀孔雀犀象

而諸州貢罕有者雖桂交欽四州而已唯羅併犀角貢之自平呂
太一之後所供近又稀少蓋以干戈復密亦蠻豪復搖是時桂州山
獠反故也舊史大曆二年九月桂州山獠陷州城刺史

李良遁去新史亦云所以有蠻溪豪族小動搖之句

蓬萊殿

裏諸主將才如伏波不得驕

趙曰言改輩才如馬伏波可
以辦征南之事而輒不得驕

除草

大曆元年作

岸也師曰太宗時諸將之才率類馬援故不敢驕慢

恃命傷今不然昔漢馬援爲伏波將軍羣蠻畏服

朱曰去葵也蘇曰葵草蜀中謂之毛葵毛芒可畏觸
之如蜂蠻治風珍以此草點之一身失去葉背紫者
入藥琰

補註

鶴曰

詳味詩意雖曰喻小人之衆多所

信如讎之句以後篇考之當是大曆元年在

山韭也

補註

鶴曰

詳味詩意雖曰喻小人之衆多所

宜芟除亦是用除草以寫意故有疾惡

蔓州作梁權道編在永泰元年雲安詩內

朱曰

鶴曰

詳味詩意雖曰喻小人之衆多所

信如讎之句以後篇考之當是大曆元年在

朱曰

朱曰陶徵君詩荷鋤惟有倦剗曰先者以身率

日入仍討求

膠可曰莊子云日入而息

轉致水

中央豈無雙釣舟

以釣舟載而釣之水此水化也

頑根

易滋蔓

朱曰左傳無使滋蔓

敢使依舊丘

師曰小人丘黨其黨滋盛

自茲藩籬曠更覺松竹幽

芟夷不可闢

疾惡信

如讎

朱曰左傳隱六年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

務去草焉委吏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復殖則善者使之

之矣師曰松竹有操君子自守之象小人既去則君子道長而

松竹得遂其生養之性也此篇大有含蓄詳玩頗有味矣

客居

大曆元年作

趙曰此雲安詩補註

鶴曰詩云今又降元戎已聞動行軒謂

杜鳴漸帥蜀按史大曆元年二月壬子

朴鳴漸爲山南西道劍南東西川邛南山西等道副

元帥則是詩當在大曆元年春晚欲遷夔州時作所

以有舟子候利涉之句

客居所居堂前江後山根下斬萬尋崖蒼壽鬱飛

翻葱青衆木梢

朱曰沈休文詩林庫香荔青

趙曰沈休文詩領確

千里水合數百源

趙曰千字疑誤豈自渝州明月峽至

夔州西陵峽而下水路有四千里乎

復邪子規晝夜啼壯士斂精魂

趙曰阮籍詠懷精魄自漂淪

鶴曰詩領確

人虎相半居相傷終兩存

趙曰蜀人以麻布買易吳鹽也

英乂也膠可曰剗

蜀麻父不來吳鹽擁荆門

朱曰蜀多產麻成都尚載之貞藉吳蜀商旅

膠不望影星奔

西南失大將

鮑曰謂鄭公卒也

趙曰以商旅貨易吳鹽不行之

商旅自星奔

朱曰時崔蓋殺郭英乂也

膠可曰剗

孝標廣絕交論

每以麻鹽爲貿易崔肝殺郭英乂蜀中大亂

商旅以道路爲之奔散故蜀琳不出峽而吳鹽空擁於荆門也柴

門詩亦云風煙渺吳蜀舟楫通鹽麻大抵蜀富於麻而荆多鹽如

夔方等州有鹽監

鹽井亦荊州地也

今又降元戎已聞動行軒

鮑曰時除杜

鶴漸爲成都

尹舟子候利涉亦憲節制草我在路中央生理不得

見其滑乃波濤其光或雷電聯坳各盡墨

賦曰切硯

謂雙丸相並各盡墨謂盡墨力所謂發墨也

多水遞隱見

寫曰謂溫水也

揮洒容數

人十手可對面比公頭上冠正質未爲賤

趙曰平公爲侍御故

公含起草姿

朱曰曹子建詩公子愛敬客傳願賜清宴

不遠明光殿

朱曰明光殿霍去病借以避暑修可曰漢殿名三秦記曰明光殿以金爲瓦玉爲階元傳

謂自草者日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是已

致于丹青地知汝隨顧眄

三韻三篇

永泰元年作

補註鶴曰此詩當是永泰元年作蓋以代宗信任元載魚朝恩而士之易節者半出其門二人在廣德永泰間其權特盛如華原令顧諤言載子伯和等招權受賄則繇坐流錦州如顏真府言論事不當先

劉希暹王駕鵝從而佐之以階顯擢故公此詩譏當時輕於趨附者詳味則其意自著師謂

高馬勿唾面

朱曰唾一乍撞趙曰當作唾面方有義

長魚無損鱗辱馬馬

毛焦困魚魚有神君看磊落士不肯易其身

朱曰馬魚尚不

蕩蕩萬斛船

趙曰釋名曰船二百斛白帆一百斛曰艇而影

若揚白虹起檣必椎牛

朱曰椎牛所以言祭也

挂席集衆功

趙曰椎牛所以享衆功至於用牛則人徒之衆可見

中後飽其帆也出鮑昭舞鶴賦箕風動天

烈士惡多門

朱曰晉政多門

小人自同調

朱曰以其同而不和少

代可同調名利苟可取殺身傍權要何當官曹清爾

古今珠異

輩堪一笑

朱子語類卷之三十一

子云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五尺亦爲之如不可利豈可苟求權要豈可苟附唐玄宗之時牛李用山一小武夫而求平章事黨遇英明之主澄汰闡冗則斯輩也直付之一笑耳此詩譏趨炎附勢者

柴門 大曆元年作

補註崔曰詩云後舟登瀼西回首望兩岸又一江東坡
乾旱天其氣如焚柴當是大曆元年夏末求居
之句古云是

時作所以又在蕭穀已之右
是年無旱又自襄西遷居東屯矣

泛舟登灔西

而登其岸也舊注有踏灘之說非也廻首望

兩崖

鶴曰按唐五行志永泰二年閏內大旱

自三月不雨至六月元和二年余尤大旱

夢居東七

大江蟠嵌根清切歸

海成一家

蕭瑟之境蓋如鏃鏃之劍矣

余作氣

癸卯浮查禹功翊造化疏鑿金就缺斜

造已江叶

長如風煙眇吳蜀舟載通鹽
秋稻而鹽

客居
詩主
我

題東坡一束書

卷之三

用吳脫粟公孫弘事

卷八

俗目夕佳山氣日夕佳 箕病作賤因

其常富貴任生涯老於干戈際宅幸蓬蓽遮石亂
上雲氣杉清延月華賞幼又父外理悵夫何誇

漢書韓得則不祀

足了垂白年

趙曰畢卓拍浮酒酣中便足了一生後漢班超書今起年已垂白矣敢

居高士差

師曰差輩也以高士爲伍

書此豁平昔廻首猶暮霞

貽華陽柳少府

大曆元年作

鄭曰華

補註

鶴曰華陽唐屬成都詩云俱客古信州又云南方六七月出入異中原當是大

鄭州作

晉

胡化切

又云

靈運詩早聞夕鸞陰晚見日月暾轍將出弓東方生日始出東方其谷合瞰瞰而盛兒也

師曰

柳少府寓居于野寺甫尋

繫馬喬木間

趙曰

劉琨詩繫馬長松下

問人野寺門

師曰

柳少府寓居于野寺甫尋

訪之柳侯披衣笑

趙曰

符堅見張育育披衣出喜

見我顏

色溫並坐石堂下

趙曰

一云

堂下石未受月露洗蓋出於此

師曰始山出

鶴曰

曉地昆功

露

趙曰

東坡云火雲無時出

師曰始山出

鶴曰

曉地昆功

絕壁上朝暾

鶴曰

曉地昆功

悅視大江奔火雲洗月

鶴曰

曉地昆功

南方六七月出入異中原老

少多暎死

趙曰

熱病謂之暎武王下車而扁暎

鶴曰

暎許葛

汗踰水漿翻

趙曰

世說載鍾會鍾毓見魏文毓面有

數百人如漿

俊才得之子筋力不辭煩

趙曰

自此句以下謂柳生資經綸之志言及

後才得柳少府所

指揮當世事

趙曰

自此句以下謂柳生資經綸之志言及

國家未寧慷慨悲憂其義氣上排帝闕帝闕

天門也觀柳生之義舉可與

趙曰

世說載鍾會鍾毓見魏文毓面有

知已者論不可爲俗人道也

如漿

趙曰

世說載鍾會鍾毓見魏文毓面有

如漿

俊才得之子筋力不辭煩

趙曰

後才得柳少府所

徐疾濺我裳悲氣排帝闕

趙曰

思玄賦叫帝闕使

鶴註

語及戎馬存

趙曰

書鬱陶乎予心長策良

策也有良策而不見用故鬱

揚雄甘泉賦亦云選巫咸兮叫帝闕

鶴註

鬱陶乎予心長策良

策也有良策而不見用故鬱

義仗知者論吾衰卧江漢但愧識興璠

鶴註

書鬱陶乎予心長策良

策也有良策而不見用故鬱

正畧

鶴註

書鬱陶乎予心長策良

策也有良策而不見用故鬱

惟寶豈無與番言已之所識

文章一小伎於道未爲草

補

止興番而已以羨柳侯也後漢楊賜傳云造作賦說以史纂小伎見寵於時筆札見知恩以薄伎效德古人以文爲藝亦由此也

子孫衰老之間因此相見而有子孫可託之幸也謂之信州唐武德二年避皇外祖諱改信爲信州又爲夔州是唐初改爲信州不得爲古也潁州舊亦謂信州然此詩爲夔州

補

班固幽通賦操未伎猶必然兮遷任彥昇作王憲集序昉嘗以

州

縣梁隋皆爲巴東郡唐初改爲信州

在梁巴

春秋時魚國漢爲魚復

補

班固幽通賦操未伎猶必然兮遷任彥昇作王憲集序昉嘗以

州

不意復見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詞感而有詩

增諸卷軸簡知我者不必寄元

遭亂髮盡

劉蕡曰

白轉衰病相嬰沉縲盜賊際狼狽

江漢行歎時藥力薄爲客羸瘵成

謂曰

此言非不生藥

之其病雖痊而藥力減半也

吾人詩家秀博采廿上名粲粲元道

州前聖畏後生

劉蕡曰

聚衆言表之盛也史文益寡論語後生可畏

觀乎春陵作斂見俊哲情復覽賊退篇結也實國楨賈誼昔流

勸

賈誼上疏

劉蕡曰

庄衡常引經

劉蕡曰

庄衡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傳經以對

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

劉蕡曰

道州元結也劉公幹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橫飛

對秋月

劉蕡曰

一字皆

劉蕡曰

華星

劉蕡曰

魏文帝詩華星出雲間

君唐虞際

劉蕡曰

堯舜上注

純朴憶大庭

崔列曰

太庭氏也

劉蕡曰此方人多純朴

降璽書

劉蕡曰

前漢循史傳二千石有治效輒以璽書勸

劉蕡曰

用爾爲丹青

劉蕡曰爲丹青則素朴獄訟衰息也

何時

兵悽惻念誅求渾歛近休明

補註劉蕡曰

按史云結拜道州刺史爲民營舍給

紓憤惻念誅求渾歛近休明

劉蕡曰

州刺史爲民營舍給

兵悽惻念誅求渾歛近休明

劉蕡曰

州刺史爲民營舍給

田免徭役流亡歸者万余又按結作道州刺史廳壁記云自至此

見井邑丘墟其民幾盡試問其故不竟詳下前政刺史或有貪

猥慢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爲事數十之間蒼生蒙以私欲

兼之公家驅迫奸惡彊富殆無存者此公所謂息訟偃兵不以

誅求重歛爲事亦本春陵賊退二

篇憂及於庶而云父子亦本作永

劉蕡曰

長纓者

陸士衡詩長纓麗且光

劉蕡曰冠冕之中也

之子寵若驚

劉蕡曰

老子歌

劉蕡曰

色沮金印大

劉蕡曰周伯仁云

余印如斗大繫肘

與含滄溟清

劉蕡曰

溟一作浪

劉蕡曰

孺子歌

之子寵若驚

劉蕡曰

衛山也

劉蕡曰

南岳

劉蕡曰老子歌

余印如斗大繫肘

纓

我多長卿病

餘曰長卿司馬相如也病渴

日夕思朝廷肺枯渴太

甚漂泊公孫城

餘曰公孫述所據白帝城

呼兒具紙筆

餘曰陳子衡有客篇有客

隱几臨軒檻作詩呻吟內墨淡
罍酌松醪呼兒具紙筆

字欹傾感彼危苦詞庶幾知者聽

餘曰司馬相如字長卿病渴甫亦有是疾

遠方來過我漏蓬卑瓦公孫城乃夔州是時甫客居于此思慕朝廷未嘗一日忘君隱几倚几也呻吟苦痛之聲乃爲渴疾所苦字欹傾病中書字橫斜也危苦詞謂道州春陵之作

寄狄明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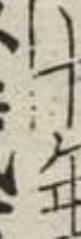
大曆二年作



唐曰

詩云胡爲漂泊岷漢間當是在夔州作又

云不見十年官濟濟當是避亂時相別自天宝



戊戌至大曆丁未爲

十年蓋大曆二年也

梁公曾孫我婕第

餘曰狄仁傑封梁國公母之妹妹之子曰婕第

不見十年官

濟濟大賢之後竟陵遲浩蕩古今同一體比看伯

叔四十人有才無命自寮底

餘曰沉下仕也

今者兄弟一百

人幾人卓絕秉周禮

餘曰閔元年齊仲孫叔來省難及還

公問魯可取乎對曰魯秉周禮未可

白眉復天啓

餘曰馬良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該曰馬氏

兄弟雖多能守梁公之法幾人爾五常白眉最長良眉中有白毛因以是爲稱

汝門請從曾公說

餘曰梁公也

太后當朝多巧計狄公執

政在末年濁河中不汚清濟

餘曰言獨立於朝不移於

書省詩紛紛亂朝日蜀河汚清濟武后當朝革唐爲周欲以武二思爲儲貳以問宰相皆莫敢對仁傑獨曰臣每觀天下未厭君德

國嗣初將付諸武公獨廷諍守丹陛

謝元暉始出尚

傳初中宗在房陵而吉慶李昭德皆有匡復讐言則天无復辭意惟仁傑每從容奏對事无不以子母恩情爲言則天亦漸省悟召還中宗

詔房陵

餘曰房陵中宗所在前作漏

朝長老皆流涕

餘曰狄仁傑傳初中宗在房陵而吉慶李昭德皆有匡復讐言則天无復辭意惟仁傑每從容奏對事无不以子母恩情爲言則天亦漸省悟召還中宗

宗社稷一朝正漢官威儀重昭洗

勝仁傑對曰雙陸不

勝無子也因進說文皇帝身陷鋒鏑而有天下以傳子孫陛下因
監國捕而有之又欲以三思爲後且子母與姑姪孰親若立三思
廟不附姑后感悟即日迎中宗復唐社稷漢光武紀人見司隸
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泣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時

危始識不世才

蘇曰楊脩謂曹適曰時危始見不世之才如孔文舉輩是也

甘如薺

朱曰衛風谷風詩誰謂荼苦謂荼苦

戶多旌棨

朱曰裂士一作列鼎賢者之後宜有土

趙曰杜田引

歲傳注曰有

趙註

希曰裂士即武成分土之義謂列也分同也子

衣之戰曰棨

朱曰虛賦蜺旌注羽毛染以五采綴以縷爲旌韓延

壽傳幢棨註棨有衣之戰

其衣以赤黑縕爲之

也

其衣以赤黑縕爲之

朱曰詎許也息夫

頗歷詆

朱曰詆諱漢朝公卿

况乃山高水有波秋風蕭蕭

露泥泥

鄭曰謝詩疑露方泥泥

希曰泥奴礼切濃露也

虎之饑下巉崿蛟之橫

出清泚早歸來黃汙人衣眼易眯

歐曰眯眞禮切物入

希曰陸機所謂京洛多風塵素衣

眼甲莊子鼓鰯昧目化爲鰯之意又元見塵凡人一作

國曰

朱曰不悅張岳陽註適意遊君山弃人間

希曰事將爲長往之計甫思之故有此作

思岳陽身欲奮飛病在床當是大曆元年在夔州作

其年秋作

寄韓諫議註

大曆元年作

塵土汙人

眼中易昧

寄韓諫議註

大曆元年作

師曰

地理志岳州巴陵郡在岳之陽故曰岳陽有君

山洞庭湖湘江韓註以謙爲職直言陳天下事代宗

不悅張岳陽註適意遊君山弃人間

希曰

朱曰不樂

事將爲長往之計甫思之故有此作

思岳陽身欲奮飛病在床當是大曆元年在夔州作

希曰

朱曰

詩云

思岳陽身欲奮飛病在床當是大曆元年在夔州作

希曰

朱曰

詩云

公是時抱病詩多言之梁權道以詩云至羨人娟娟隔

秋水謂是其年秋作

今我不樂思岳陽

朱曰岳陽巴陵也屬湖南

身欲奮飛病在床

詩靜

言思之不能奮飛

朱曰

楚辭亦多言羨人兮西方之人兮

希曰

朱曰

詩人以羨人比君子故詩

公時在夔而韓在岳斯爲隔秋水矣

朱曰

類是也列女傳趙靈女敲瑟而歌曰羨人

希曰

朱曰

羨人兮類

希曰

朱曰

羨人兮英

希曰

朱曰

濯足洞庭望八荒鴻飛冥冥日月白

朱曰

選詩曉霜楓葉丹

希曰

鮑

子鳴

鮑

鮑

冥冥弋人向慕焉

朱曰

楊脩謂曹適曰時危始見

漢官威儀時

蘇曰楊脩謂曹適曰時危始見

不世之才如孔文舉輩是也

蘇曰

選詩曉霜楓葉丹

希曰

鮑

子鳴

鮑

內我有藩籬是缺是補載伐篠篠

徐曰禹貢揚州篠蕩既敷往篠

竹箭篠大竹鄭曰篠先了切竹小者篠徒抗切大竹也

伊杖支持則旅次于小

安山有虎知禁若恃爪牙之利昏黑塘突

鄭曰塘突宦役切

夢人屋壁列

徐曰列

樹白菊鑊爲牆

鄭曰鑊謨官切

實以竹示式過爲與虎近混淪乎無良賓客

憂

徐曰作齒

害馬之徒

徐曰莊子黃帝於襄城下見牧馬童子而問理天下童子曰爲天下何異乎牧馬去其室居焉者

苟活爲幸可嘿息已作詩付宗武誦

長夏無所爲客居課奴僕清晨飯其腹持斧入白

谷青冥曾顛後

趙曰張平子南都賦言木有曰攢立叢駢青

宜芊眠謝靈運詩築觀基曾顛適曰曾顛高

山十里斬陰木

修可曰周礼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也

鄭玄者陽大生南山陰木生北山蘇曰韓信廟記斬十里陰木蓋五尋巨石也

人肩四根已亭午下山麓尚聞丁

丁聲

天台賦羲和亭午詩伐木丁丁

功課日各足蒼皮成委積素

節相照燭籍汝跨小籬當仗

徐曰作當材

若虛竹空荒咆

熊羆乳獸待人肉

蘇曰廉頗別傳曰乳虎飭怒而待人肉豈有弃於齒牙之間也

不示知

禁情豈唯干戈哭城中賢府主

徐曰嘆美夢守也

歎貴如白

屋

徐曰葛稚川與兒出戲誤捉蜂蠻

屋食列昆常史黃梁

蕭蕭理體淨

徐曰治道

蜂蠻

不敢毒

蘇曰高椎川與兒出戲誤捉蜂蠻

不敢毒

蘇曰

其父嘉之鄉里皆推重

是柏都督公當業產均之以賦欵終之以勸暴禁將士之暴正理淨之意也

穴連里閭隄防舊風俗泊舟滄江岸久客慎所觸

舍西崖嶠壯雷雨蔚含畜牆宇資羣脩衰年怯幽

獨爾曹輕執執

杜周兵馬輕執執而已成虜功不可旌賞

爲我忍煩促

秋光近青岑季月當泛菊報之以微寒共給酒一

斛

斛余貌酒一斛斛三事師曰甫泛舟自蜀來泊止于此要當脩葺是以課隸斬木取竹以爲扞禦之備爾曹指信行等冒熱取竹木宜有以勞之矣菊伊迩給酒一斛以報其勞仍以厥餘塞爾

斛

斛戒慎无觸此禍又况舍西山崎嶇壯含委遲晷極多瑣壁費乎

園人送瓜

師曰

時柏公守夔遣人送瓜

元年

圃生

鶴曰

詩云柏公鎮夔國正是八公爲柏

都督作謝上表者大曆元年夏作

大曆元年

江間雖炎瘴瓜熟亦不早柏人鎮夔國滯務茲一

掃

師曰柏中丞也鶴曰區恐失臣節當是柏貞節如柏茂林則大曆元年二月方爲卽南防禦使八月又爲卽南節度使不應在夔也帶務效一掃言新政之敏也

朱

成十年傳桑田巫言吾疾不食新矣

朱

共少及溪老

師道曰共少分甘

傾

筭蒲鵠青

鵠葛合切鵠青色如蒲葛色如

筭眼顏色好竹竿接

筭

鶴曰

鵠丘街功惠石山

引注來鳥道

師曰鳥道乃飛

沉

浮亂水玉

師曰魏文帝浮甘瓜於清泉赤松

水玉水精也

師道曰

山海經云靈庭之山

霜開懷慰枯槁許以秋帶除

師曰蕭文晦詩殘篇似秋帶

仍看小童

師曰東陵邵平種瓜之地也

園人

非故侯種此何草草

趙曰不同故得重用邪

師曰草草辛苦貌

大曆元年作

信行遠脩水管

朱曰

引泉筒也

師

信行乃童行也

汝性不如葷清淨僕夫內秉心識本

朱曰信行乃云根

源於事

少滯礙雲端水筒坼林表山石碎

朱曰鮑明遠詩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

觸執藉子脩通流與厨會往來四十里荒險崖谷

大日曛驚未冷

黑也

貌赤愧相對浮瓜供老病裂

童行然既與幸秀同謂之隸人伯夷幸秀信行行姓譜自有姓信者尤乃以不如葷及清淨爲童行耳

餅常所愛

徐曰何曾傳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食之趙曰公食餅則裂而与之乃常所私爱信行者也改以於斯

謹
益慕

於斯答恭謹足以殊殿最

朱曰

文賦考殿最於錦銖註下功曰殿上功曰最

詎異方士符何假將軍蓋

趙曰

意是貳師將軍拔刀刺山而飛泉出事但无善乎耳

諸直如筆用意崎嶇外

定功曰直如筆言其有用而不邪曲也故後魏古弼太武嘉其直而

有用賜名曰弼以其頭尖入名尖頭奴時人呼之爲筆公後改曰弼

槐葉冷淘

大曆一年作

補注

韓曰

詩云新麪來近市則公是時不居城郭當是迂居瀼西時作大曆二年故詩又云願隨金

腰裹走置錦層蘇路遠更恐泥因深絳不偷獻芹則

小小薦藻明區二意公作冷淘以餉人併賦此有之

青青高槐葉采掇付中厨

朱曰曹子建豐膳出中厨

新麪來近市

汁滓宛相俱

徐曰以槐葉瘦麪爲冷淘取其碧鮮可愛

入鼎資過熟加浪愁

欲無碧鮮俱照飴香飯兼苞蘆

蘇曰蜀人呼魚鮓爲苞蘆

經齒冷

於雪勸人投此珠願隨金腰裏

朱曰

金腰裏馬也趙曰

漢朝金腰裹

補注

希曰

漢武帝紀更黃金爲駢趾裹蹠應劭曰古有駢馬各腰裹赤喙黑身一日行万五千里也

走置

希曰

蜀人元日入香藥漬酒而飲謂之層蘇修可曰層

錦層蘇

朱曰

蜀人元日入香藥漬酒而飲之可除瘟氣則層蘇有二義是詩走置錦層蘇乃屋也非酒古樂府劉孝威結客少年場行

希曰

楚元王傳區二之孔哉師

古曰區二謂小也說文云序楚襄也

希曰

楚元王傳區二之孔哉

作是年春秋公始自襄西迁居也

東屯大江北

卷一百一云枕大江鄭屯徒渾切聚也

百頃平若按

饑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

敵百爲頃六月青稻多于畦碧泉亂挿秧適云已引溜加溉灌更僕往方塘卷一百一更僕以番次而代使之也劉公幹方塘名曰水決渠當斷岸鮑明遠蕪城賦碎若断岸謂安上也澗卷一百一西都賦決渠降雨謂之水之天也公私各地著卷一百一食貨志理民之道地著爲本師古云昔陟略切澗主守問家臣卷一百一墜韓云樊子及家臣之天漢亦曰銀漢也公私各地著卷一百一張騫傳亦云上書謂有城郎常居不隨畜牧移徙也浸潤無天旱主

剡生銀漢

趙曰曹子洛神賦云或拾翠羽廣雅云天何謂

翠羽蓋喻禾之青秀鷗鳥鏡裏來關山雪邊看秋菰

成黑米

卷一百一疏米駁胡也鏡裏

精鑿傳白粲

然添旅食作苦期壯觀

卷一百一史據信傳晨炊蓐食楊博士謂之五臣哀怯行憲旅次晨崩迫又云唯呼山

遺穠及衆多我倉戒熒蔓利

魏文帝云

休食南館

吾衰怯行邁

卷一百一裴曰遠行日邁此詩云吾衰怯行邁旅次晨崩迫又云唯呼山

腰宅課奴殺青竹當是大曆元年作山腰宅蓋客居口也客居詩云客居所居堂前江後山根

崔宗文樹雞柵

大曆元年作

吾衰怯行邁

卷一百一裴曰遠行日邁此詩云吾衰怯行邁旅次晨崩迫又云唯呼山

腰宅課奴殺青竹當是大曆元年作山腰宅蓋客居口也客居詩云客居所居堂前江後山根

愈風傳烏雞

卷一百一裴曰本草以烏雌雞治風

外可以充食而已

自春生成者隨母向百翮驅趨制衣不禁

卷一百一裴曰易旅卦有旅即次任昉泊之情抱育而秋外

喧呼山腰宅課奴殺青竹汗楚人以火炙竹去其毛

謂之殺青竹其耐久也

終日

憎赤幘

卷一百一赤幘雞之有冠體

小說載空室有怪或呴踏藉之中夜有赤幘而來問其怪類荅曰老雄雞也

踏藉

盤按翻塞蹊使之隔牆東有隙地可以樹高柵避執時來歸問兒所爲跡織籠曹其內令入不得擲稀間可突過觜爪還汚席我寃蠻蟻遭彼免狐貉厄應宜各長幼自此均勍敵籠柵念有脩近身見

卷四

捐益

卷四 言非特制難而已於近身之事亦可知捐益也

明明領處分

一當改其度也

剖析不昧風雨晨

卷四 風雨晦明不亂其鳴也

亂離減憂感

卷四 詞序詩之詩序詩

其流則凡鳥其氣心匪石

卷四 不以不

倚賴窮歲晏

卷四 壽一本作割

撥煩去

卷四 皮祝雞翁居戶鄉山下

釋

卷四 范子與若水將釋

未似戶鄉翁拘留蓋阡陌

卷四 祝雞翁居戶鄉山下

養雞百餘輩有名字呼名則種別而至販雞及賣子見列子傳

園官送菜

井亭 大曆元年作

園官送菜把本數日闕矧苦苣馬齒掩平嘉蔬

傷小人妬害君子菜不足道也比而作詩

卷四 比之義

園而言故首云常荷地主恩地

清晨蒙菜把常荷地主恩

卷四 國語越王又會稽三百爲者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守者愆實數略有其名存苦苣刺如針

馬齒葉亦繁青青嘉蔬色埋沒在中園

卷四 此序所以言小人害

君子也卷四 公亡所送止其昔馬齒莧而所謂嘉蔬者未嘗摘以相遺也張載登成都白茫茫樓云原隰植嘉蔬師曰嘉蔬比君子若苦苣馬齒比小人言小人掩君子君子不得其所掩君子君子不得其所

呼戰伐父荆棘暗長原

卷四 老子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荆棘生焉

乃知苦

苦輩傾奪蕙草根

卷四 蕙草也

小人寒盡道路爲能何噭

喧又如馬齒盛氣擁葵蕡任昏

朱曰葵芋嘉蔬也補註曰葵芋芋嘉蔬也

首馬齒如小人可知葵蕡苦

正以言嘉蔬蕙草虽不可爲蔬而要之君子之比則作熊騎注矜夸彝所不至故云爲熊何喧喧葵蕡東葵楚葵茲葵莊如莊嘉蔬又爲馬齒昏塞足見小人勢盛君子道消也葵桂莊皆嘉種見尔雅芝可以療飲凌迤蹠蹠紫芝可以療飲

羅紝

一經器

鶻曰依氣

物內求挂麓刺痕

趙曰

以苦旨馬齒

如戎葵

希曰葵

放謌避戎軒

鶻曰傳秦世坑黜儒術四皓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

點染不易虞

趙曰

皇甫謐高士

如戎葵

希曰

絲麻雜

趙曰

以苦旨馬齒

如戎葵

希曰

志士採紫芝

希曰

上後園山腳

大曆二年作

海中故云肉食三十萬獵射起黃埃

朱曰按春秋左傳詩云自我入龍首十年經碧岑又云朱夏熟所嬰清旦步北林當是大曆二年夏作按公

謀蘇曰王起虛養肉食之士三十餘万

以乾元二年己亥入龍右大曆二年戊申爲十年然

一朝社稷終無一夫委身爲朝榮者

朱夏則是一年夏无暑詩

摧頽

朱曰肅宗度河入靈武也

不及少年日無復故人不賦詩獨

朱曰按春秋左傳詩得失謂按

流涕亂世想賢才有能

朱曰按春秋左傳詩得失謂按

作君能

朱曰按春秋左傳詩得失謂按

商山議得失

朱曰四皓也

朱曰劉備

朱曰封於

呂尚封國邑

朱曰封於

景晏楚山深水鶴

朱曰封於

去低回

朱曰陶潛歸土來辭二石鳥

龐公任本性携子臥

朱曰龐德公也與妻子隱於鹿門山孟子曰窮則獨善其

蒼苔

朱曰龐德公也與妻子隱於鹿門山孟子曰窮則獨善其

悲不得其時則莫若做龐公之潔已尔

